十六

先文端公古文稿

雜體文亦在內

[illegible]

聖德九歌樂章并序

皇上御寓之廿有四年已紀卯昌月符盈數日躔析津恭逢
六旬萬壽慶辰維時六幕豐雍九宇滲漉薄海內外億兆臣庶涵
泳　聖涯潼溶　壽宇翹首跂踵咮咮喁喁思介　蕃釐
我
皇上聖懷謙挹先期既　命卻珍貢屏緐文而　特開慶牓
普免逋租所以　嘉惠士民者獨至優渥歲元旦乃　頒
恩詔　慶典聿舉咸　秩維昭　濊澤覃敷泰紛鶼洽懿鑠乎億
萬載之宏規也臣　仰見　詔下之日風馳雷動氾濩寰區駘耇

春童胥順
帝則凡諸 臣 之以文字進者皆欲合東西南朔之心積億兆京垓
之筭導揚 醲化推闡 貞符而斧藻 皇儀究未能摹
繪於萬一蓋盛德大業與 天無極固有莫罄形容者已 臣
謹案董仲舒緐露曰壽者酬也酬有德也鴻範演九疇言壽必原
於好德天保頌九如言壽必歸於徧德德無量斯壽亦無量禹皋
謨陳九德禹謨叙九功功者德之昭也故左傳曰九功之德皆可
歌也謂之九歌而周官大司樂亦以九德之歌教國子其時天下
太平臣民忻悅茀祿純嘏之頌雍容而揄揚之播為樂章心平德
和所以致其歸美報上之義也欽惟我
皇上飭踰象緯 治邁軒唐 幬載紀綱條貫 至德允
宜式宣律呂椕皀 元音詠 德含醇永永無斁 臣 請進而
敬陳之原夫
穆清垂象 一德聿求
皇上虔祀
三壇 齋袚儼恪瑄玉爟火渟濯吉圭乾熙坤恬仰承
昊貺用能五緯式序八埏鞏圖暘雨應時 嶽瀆効職此則
敬德之日躋也

天佑 大清
六聖統緒 全付我 重熙累洽
皇自寅承 寶命以來 睿感 孝思通寰浹宙
瑤編金鐀日揭星皦絢繅 展儀 垂旒披讀 守成著
論祇遹 前謨豐鎬 再巡追懷 燕翼此則
孝德之駿嘏也
列聖傳 心以勤為本
皇上撫辰凝績 敬日不違 堯步舜趨禹寸湯尺階籤鏘
石戶律鏗銅是以 朵殿輪對 香案披章 光炳璘儀

永貞 乾曜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如一日一時焉乃至
鑾輅四巡 勤恤民隱日 親庶政一如 宮中此則
勤德之加勸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有督勸疇能自謀
皇上仰祭四星俯揆五土 躬撫御耦 虔禱甘霖水旱偏
災立 予振貸給籽截漕周浹旁皇輦固金隄為民捍患乃猶
省 玉食捐金胥 恩復丁糧屯儲戊校此則
惠德之洪卷也四民之秀烝為髦士朝陽翽羽中沚菁莪既依
日月之光麟彪倬煥矣而
聖學之閎深則更有進焉扶經執聖發為 天章蟠際二儀囊

括萬有　御集大成金聲玉振　慶霄在上辟爍奎明至于
儒臣編輯一稟　睿裁唐文起八代之衰明鑑垂千秋之誡方
略表　鴻猷於勿替文藾揚　雅化於同風此則
文德之炳蔚也　經文緯武
帝式丕昭蠢彼猰貐弄兵伏莽
皇恭斯怒選將九天左律右鉞軍容熚爗有征無戰七載廓清欃
槍不茲海波澄宴畿南小醜敢復萌芽電埽風驅三月厎定幅員
清謐威械戢弢迺　治際時邕尚復不忘武備木蘭秋獮蒐服
永綏　大閱南郊　威弧親挽此則

武德之顯赫也表裏文武司契在　一人承流在羣力實惟仰
賴　慎簡匡飭之權
皇上立中生正　鑑空衡平賞罰必公黜陟惟允內而卿貳日
敬官常外而牧令歲上計簿萬里帷闥咸　坐照而進退之
澄心有記表正槃盂戒偽存誠重申　巽命而猶慮有司折
獄或失其平也畫象勅法　欽恤祥刑若決江河易避難犯廷
尉持平悉心推鞫　天語褒獎至再至三荼密脂凝甲坼解散
星飛　温詔雲涌懽聲滌濯剗殑　至清榮鏡此則
睿德之昭融

仁德之溥渥也凡茲
聖功之外運胥本
聖德之內含所以乾象表貺坤維薦祉焰景飲醴暢垓溯埏疊貺
駢祥疇 德瑞 聖僂指夫大夏九真條支越裳之貢濮鉛
僢臥戴斗蠕蠛之酋莫不充溢爻閭阛睎藻帝含和吐氣讚揚
曼齡錫羨之符此又大德得壽有賅乎位祿名而翕受者播之
雅頌洵足超咸墨而軼承雲矣且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也前者
初屆
五旬乾坤衍策今茲十年展

慶甲子周輪
聖德日新進而益上繼自今萬萬甲子與天地合 德與天地
同 壽延洪納祉沛艾正無疆也 臣 聞少昊之樂曰九淵帝嚳
之樂曰九招夏籥九成周舞九夏古帝王之樂皆以九立名九者
乾數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九六相生陰陽丕應故律始於
黃鍾之九寸成於林鍾之六寸合九陽之施楙六合之化統四時
五行而備理之泰元神筴之緜長允增於是矣 臣 不揣檮昧恭撰
聖德九歌樂章九篇篇凡九韻韻凡九言謹拜手稽首以獻猶之
鈞磬九奏竊自附於儀舞之末云爾謹序其辭曰

昊綍眷　德禔祉宣昭明
聖人饗
帝　馨薦達　至誠　紫壇　紺殿升柰
躬奉盛春　祈夏　雩呼吸通　心精金枝瑤祀廣
樂鏗韺莖　晬容壹志肸蠁聞　天聲雷霆助順暘雨應
以貞珠辟紀瑞鑾閏齊璣衡與
天同烝　久道乃化成　右一章
聖
聖相傳　家法垂鴻規

皇帝受璽繼　緒膺　帝期　躬承　訓政重光
協　聖慈　文謨　武烈　實錄備載之
晨興雒誦　日監其在茲　再詣　陪都　櫛沐
儼若思舊章毋改　申命訓八旗宗潢篤慶百世固本支於萬
斯年　受此丕丕基　右二章
健行不息　聖敬時憲
天一日二日兢業
心濬傳運而無積　寅惕惟乾乾晨章午奏　萬幾攬其全
大僚羣吏　引對無或偏　省方問俗　時邁周垓埏無

逸無曠奥旨宣 經筵敬勝義勝 箴訓申 鴻篇寸陰
是寶 日愼垂千年 右三章
芸生覆露胥戴
仁主仁
聖人心 天 祖心惟愛民 四推成禮覘土占雲
殷 山房誌喜 鴻貺酬
穹旻 周知稼穡 黼座風圖豳 温拯偏祲弗靳千萬
緡矧今 加惠蠲貰頒 恩綸 皇風一鼓蕩蕩無厓垠
億秭京垓積算綿 長春 右四章

帝王之學不與儒生同 經緯天地萬象咸昭融 載道出
治 精一貫以中 綜覽全史治忽仰 折衷
載賡 全韻 作 述垂無窮八年 一集八極
平八風簫勺宙合 韶濩鏳笙鏞 者鑄潙陶 教思
洽頖廱
聖壽作人同文頌 郅隆 右五章
十全偉績曠古所未聞我
皇撫運載纘蔵
鴻勛神扶電擊 籌筆五夜勤櫛髮耨苗治緐理其棼劉荼滌

茀皋鏡空其羣川楚畿甸敉蕩無纖塵渤澥如鏡九壤開祥雲
詰戎講武　天容曜六軍　聰明睿知　神武惟
大君　右六章
睿周萬品博照仰　智臨或予或奪
聖能知　臣心鵷份鷺綴各眠乃所任一念之微
聖已鑒其忱萬里之遥
聖已燭其深　裁成教誨煌煌肅官箴因循疲玩援古以
誡令　臣有闕失一一廑　宸襟永保　三鑑時亮惟
帝欽　右七章

好生之德秋肅兼春温風雨露雷均沐　大造恩我
皇體　天除莠安黎元刑非得已　清問多平反理得其
當律令無苛煩情得其平犴狴無滯冤　鶴書慶宥金雞銜絳
幡禁於未然　治理探其原金科訟息匝宇
仁風敦　右八章
鳳紀庚辰篤祜溯發祥慈雲濟度慧日照萬方我
皇毓慶
曼壽延洪長
甲籙重周寶鬘開華光斂更振美萬物廸吉康六合内外和巻

仁聲揚人天臚歡嵩祝稱瑤觴
壽佛御世
帝筴賅蔀章
聖德
聖壽合撰同无疆 右九章

以義正萬民論

今夫政也者正也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則天下莫敢不正而奇衺之說淫詖之辭無由中之矣雖然民不能自為正也必視乎上之所以正之者而欲正其民舍義曷以哉善夫周子於仁育之後而復言以義正萬民也請申論之蓋義者事之宜禮之柄而民之坊也有秩然不可踰之分有較然不可易之則使之斟酌曲當乎理而無或卑陵尊賤妨貴則義之道得焉爾且夫五方之風氣不齊剛柔燥溼異其性衣服言語異其制而有義以範圍之則莫不納身於軌物之中而莫

或自放於禮法之外者何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立中生正所謂民之生也直是也惟習俗囿之遂馴至失正而偏耳先王知其然也故為之禮樂以導民周旋於義之中而優游自化為之刑罰以納民趨嚮於義之內而畏憚以生俾天下之民皆有不敢欺不敢愓之心而後一道同風曉然咸知本朝之所貴焉義之為用大矣哉而要惟君人者以清明養其志氣以平澹養其精神其所體驗者無非正學其在左右者罔非正人斯出身加民亦無不正耳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大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為人君者可不先正其身而使萬民胥歸於正哉

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論

自古人君體天出治未有不本祖宗之成法而能長治久安者也故伊尹之告太甲必曰聖有謨訓傳説之復殷宗必曰監于成憲周公之戒成王必曰康功田功蓋開創之君櫛風沐雨已備極其艱難後嗣王謹恪遵循即為守成之令辟也若唐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一事可得而申論焉考唐臣吳兢作貞觀政要十卷宣宗書於屏風每讀必正色拱手其法祖之心可謂勤且切矣夫太宗有唐之明主也貞觀政要則太宗與房杜王魏諸臣相與朝夕孜孜以馴致太平創垂鴻業者也凡求賢納諫勤政愛民諸善政

無一不具於其中視帝範金鏡諸篇尤詳且備洵乎軌迹之易遵矣夫豈張蘊古之大寶箴李德裕之丹扆箴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宣宗以令狐綯為學士命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時加省覽儼乎有羮墻陟降之思焉不啻盤杅之垂銘也不啻丹書之敬受也宣宗具真能法祖者歟史稱宣宗之治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人思詠之稱為小太宗可謂賢矣雖然竊疑宣宗之法祖尚僅崇其文而未務乎其實也誠使務乎其實必能傚法前謨勵精圖治重府兵以削藩鎮之權振乾綱以靖肘腋之患明黜陟以息朋黨之爭唐室之業未必不可復振也何至雄藩逐命帥而不能治中官握兵柄而不能收卒至流於陵替乎豈非徒知誦習其文而不能務乎其實歟然而當宣宗之世紀綱畢張百吏奉法海內乂安者垂十五年則又未始非法祖之力有以致之也若宣宗者可不謂之賢君乎哉後世若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而稱善命史臣譯而刊行之亦庶幾有志純脩勤求上理者而要未若唐宣宗之能法祖尤足昭垂於奕祺也為人君者誠能以祖宗之心為心即以祖宗之政為政毋狃於苟安毋務為遠大毋囿於時俗毋輕為更張則庶乎長治久安媲隆於三代矣

君子以自強不息論

惟聖人有同天之量惟君子有希天之學同天之量巍巍翼翼萬事萬物不勞而理也希天之學楙楙慔慔一日二日不敢或康也中庸之言天道曰至誠無息此自然之體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從容中道所以成悠久無疆之業也大易之繫乾象曰自強不息此勉然之功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循環無端所以底純粹以精之域也由勉然以進於自然乃可以見天心位天德矣夫天為剛德道在健行以形言之則日日而周以氣言

松竹齋

之則歲歲而運以其命言之則於穆不已者是也惟君子法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一如天之穆然以清也憂勞百姓殫心萬幾一如天之運而不竭也至於夙夜基命昧旦丕顯謹危微之旨採精一之原其訢合無間者則又不在聲臭之表而在淵微之宰矣蓋不貳不雜乃能不息唯一也故能不貳唯純也故能不雜然而功非驟幾也必也敬勝怠以去其昏義勝欲以撤其蔽而又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毋淺嘗輒止毋半塗而廢以之省躬則朝乾夕惕聖敬所以日躋也以之圖政則長治久安光華所以復旦由格致以極治平始終不外一敬由中和以至位育樞紐不外一誠其自強不息有如此者昔者堯有躓山躓垤之箴舜有惟時惟幾之勅禹祇承湯日新文緝熙武執競未有不本兢業以成其聖者春秋以元加歲以春加王明王者當法天以謹其始也舉時終歲舉月終時明王者當法天以謹其終也以敬天之心為憲天之學宅衷已臻醇粹而萬恭罔懈於深宮茂澤已盡涵濡而宵旰更求夫上理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又何難崇建中之盛德廣立本之大業以仰稽乾則上契天心也哉

歸奇于扐以象閏論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繫辭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而漢儒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又以六十四卦當七十二候準此以運籌布算其法密矣然而陰陽進退遲速不齊此盈虛消息占天之所以有章蔀而觀易之所以貴變通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不及天一度月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日行三百六十日而盈五日四分度之一月行三百六十日而虛五日八十一分日之五十五積盈虛氣餘而閏生焉氣盈五日有奇朔虛五日有

奇約其大數歲常得十日為率不為之閏無以定四時而成歲功也而易之歸奇于扐則象之王弼注謂奇者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為二既揲之餘合掛于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後儒因之謂扐者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再扐者左右各一揲而一扐也乃致虞氏翻之說則碩異翻之言曰奇即所掛一策也扐者所揲之餘不一則二不三則四也取奇以歸扐扐并合掛左手之小指為一扐則以扐象歲以歸奇象閏也復分掛如初揲之歸奇於初扐并掛左手次小指間為再扐則再閏矣又分掛揲之如初而掛左手第三指間則成一變其說不同若此蓋嘗論之虞氏之義為長夫掛一所以為奇若揲餘之策有二有四安得為奇且扐訓餘通作仂王制祭用數之仂是也蓋掛一象日餘揲四之餘象月餘古者歸餘於終四時終乃計餘餘分盈則置閏故總所揲之餘掛之指間象一歲而算餘是之謂扐後儒以左右為二扐象二歲者失之矣既得月餘乃取日餘合積之而置閏置閏必在歲終故既扐而後歸奇以象之後儒以奇即為扐者亦非矣此盈虛消息之理易之所以與天地準也

聽德惟聰論

人君匪用人之難而聽言為難聽言匪以納諫為難而聽之得其當為難昔者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敢諫之鼓湯有總街之廷凡以兼聽而求直言達聰而汲壅滯也後之王者慮偏聽之不廣也於是乎聽政之暇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聽言如是是亦足矣雖然不可以不察善乎伊尹之戒太甲也曰聽德惟聰聽者聖之作謀也德者嘉謨嘉猷之入告也惟之為思爾雅與懷慮顧

松竹齋

念愬同訕也蓋言非一端已也巧言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難從此其大較然也乃或故為謹愿以市其忠或極意抵排以沽其直而小臣謀國反復指陳則迹轉涉於巧辯矣大臣格君從容引喻則迹又近於從諛矣此非聰明睿知之君何能聽之無弊哉管子曰合而聽之則聖子牙子曰耳貴聰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國語單穆公謂心之樞機在耳與目聽利則聰猶之視正則明也如之何勿思然則為上者憲偏聽之或失必將凝神以返聽黈纊以塞聽乎曰是又不然惟在思之而得其當而已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惟德之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而見天下之心夫是故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惟后亶聽日新厥德豈非聽言之極軌而致治之宏模哉

惟學遜志務時敏論

尚書言學自說命始昔者黃帝學於太真顓頊學於錄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跗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古之盛帝哲王未有不本學以成其德者盖危微精一不言學而學在其中矣傅說之詔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遜志者虛以受人也時敏者勤以勵己也抑抑乎不自滿汲汲乎如不及人己交脩而帝王之學備矣盖帝王之學與士庶異士庶不過考論藝文講求道德以學為孝弟忠信之事而已帝王之學則務得其要焉明道術審治體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誠意正心之要

松竹齋

也謹言行正威儀脩身之要也嚴內治親九族齊家之要也四者之要得而後治平可致矣然而天錫勇智質至聖也高拱九重位至尊也臨御經筵時至暫也以至聖之質處至尊之位而其學僅出於至暫之時非虛衷兼採何以集思廣益乎故聖人雖至明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雖至聰納羣臣之言而不敢偏聽斯可以得啓沃之助爾雖然不可不敏也周禮師氏詔王三德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蓋為人君者日出視朝日中考政日夕紏虔固無一時暇逸也必也甲夜觀事乙夜觀書日就月將朝乾夕惕日與師保講論則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矣日與典墳晤對則服御起居不飭自謹矣佛時仔肩無時豫怠所謂敏則有功者固如此董仲舒之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遜志者尊聞之事也時敏者行知之事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日新厥德進仁義之隆豈非帝王稽古右文之極軌也哉

松竹齋

又用三德論

天有陰陽而長養揫斂之功判焉地有剛柔而高下燥溼之性殊焉天不能常示其沖漠之形地不能常設其平夷之象勢使然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毗陰毗陽剛柔相雜其禀二氣之精含五行之秀能自曲直以赴於禮而全其敦龎純固之天者盖亦鮮矣古之王者奉三無私以建極於是有慶賞以錫其福有刑罰以振其威有旌別彰癉以樹其風聲有抑揚進退以神其鼓舞周官之言治曰八柄洪範之言又曰三德此物此志也夫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民氣至動也民心至變也人君制天下之大權所貴乎以

松竹齋

至靜御至動齊其至變者以一歸乎不變而已故正直之用一而剛克柔克之用四蓋所以矯其習俗之弊而救其氣稟之偏者其轉移之切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夫強梗之俗貴逆其勢而折之否則頑而不可制矣靡敝之俗貴順其勢而導之否則弱而不可存矣至於秀民則不然沈潛者非有以激厲之則不能興於仁義之塗高明者非有以裁抑之亦不能納於軌物之地此又因應通變之方也而其權要在於人主人主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一德以格天心九德以凝庶績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夫是以措則正施則行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使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然後皇極得所會歸矣孔安國釋此條訓克為能謂能正人之曲直剛能集事柔能任治世平安用正直治之世彊禦不順用剛能治之世和順用柔能治之說猶可通至以沈潛訓地高明訓天喻臣當執剛以正其君君當寡柔以順其下則義涉支離矣夫威福不可下移名器不容壼假此主德所由懋乾綱所由飭而大權之所由無旁落也使謂予奪之柄臣下可以參贊於其間豈箕子陳疇以敘彝倫之意哉

農乃登黍論

黍者火穀夏氣之主也月令記天子之食春以麥夏以菽季夏以稷秋以麻冬以黍取五行相尅之義也其紀成熟之候則孟秋之麻季秋之稻皆言嘗而不言登孟秋登穀言嘗言登矣而穀是總名故言嘗而不言其所以嘗者惟麥與黍言登言嘗必謹而誌之然麥已稱秋則將衰之候也黍方當暑則始盛之期也故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尤必謹而誌之尚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黍說文云以火暑而種故謂之黍齊民要術云黍生於巳壯於酉長於戌老於亥而月令孟秋登穀鄭康成注亦謂黍稷之屬其說似與此

相牴牾不知黍之早晚有三時焉三月種者為上時五月即熟四月種者為中時七月即熟五月種者為下時八月乃熟然則生之候必舉其至晚者言之布諸農書使知耕作不容過期限也登之候必舉其至早者言之藏諸御廩足徵馨香已格於神明也故庶人薦黍必以秋者明豐年之晉告天子薦黍必以夏者乘火德以昭宣貴賤之分明而先後之期不容或紊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社宗廟以為上盛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周之所以發祥也封禪於焉表瑞祼享於焉降神藏冰則薦之以享司寒為酒則酌之以養耆老其用溥矣且夫黃鍾之管長九寸必以千二百黍為準由是三分損一三分益一上生下生而十二管定焉以輕重權之則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而五權謹矣以多寡量之則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而五量嘉矣以長短度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矣蓋同律度量衡悉本於此登黍之典月令所為尤謹而誌之歟此句向在是月也之上陳澔移之於下於文義較協說似可從也

松柏有心論

今將瀏覽桃李之蹊俛攀楊柳之條非不灼灼然依依然以達其生氣也然而其材不可以歷風霜今將徘徊靈椿之側逍遥散樗之下非不鬱鬱然葱葱然以全其天年也然而其材不足以中繩墨且夫桐美材也望秋先零橘嘉植也踰淮則化桂芳樹也有時而蠹求其外挺堅剛内含正直貫四時而不改歷百歲而彌堅者其惟松柏乎禮器曰竹箭有筠又曰松柏有心盖松柏以心為幹猶人之以禮為幹人之幹立斯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松柏之幹立斯可以貞歲寒之節後凋之操矣試詳論之今夫松柏

之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建善不拔者松柏之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松柏之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而皆自其心基之其心堅堅故歷久不撓也其心純純故含章通理也是以君子比德於松柏焉脩幹垂蔭喬柯飛穎仁也迹絕王除形寄青巒義也紫葉吟風蒼條振雪文也清音琅然萬壑皆應樂也不與衆木鬥榮不與凡卉爭豔謙也青陽不增其華沍寒不減其翠恒也鸞鳳棲之不為榮尚賢進德也蔦蘿施之不為辱不惡而嚴也及其用之也刳為暘臼則可以致天祖之格裁為田主則可以託生民之命斲為

棟梁則可以勝廟堂之重任刻為舟檝則可以濟川澤之不通其功也如是是何殊乎達禮之君子哉彼卷葹之拔心也葵心之傾陽也蓬心之不扶自直也非不具小忠小信之質然而靡矣坎之卦於木為堅多心故其象曰常德行習教事行禮之切也又曰樽酒簋貳用缶行禮之器也且竹心虛虛故能受坎不盈之象也松柏心實實故可久坎有孚之象也君子觀於此二者而得維心亨之說矣故制禮器者可通于易

龍見而雩論

自古人君未有不敬天時以勤民事者也故張昏中可以種穀火昏中可以種黍虛昏中可以種麥昴昏中可以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既宿離不貸毋失經紀矣而且農祥晨正載在國語定之方中詠於衛風凡以田功之宜亟民事之宜勤欽哉欽哉惟穀之郵所以巡其稼穡趣其耕耨罔弗舉天象之昭垂以詔之蓋如此其汲汲也而其所尤重者則莫如常雩之禮春秋之雩書秋者七書八月者四書七月者二書九月者七書冬者一凡二十有一皆旱暵而雩非常雩也非時而雩始謹而誌之常雩則不書故左

氏於桓之五年發凡起例特記常雩之典曰龍見而雩龍者東方七宿蒼龍之體也見者建巳之月昏見東方也雩者遠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天子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諸侯則於上公之神其必占龍見者龍星左角曰天田即絲衣所祭靈星實主天下稼穡之事也周禮舞師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以及董仲舒所謂開諸陰門閉諸陽門者皆旱雩非常雩也古者旱雩於北郊常雩則於南郊旱雩春植蒼繒夏植赤繒秋植白繒冬植黑繒甲乙東方小童舞之丙丁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中央壯者舞之庚辛西方老人舞

松竹齋

之壬癸北方老人舞之常雩天子則備樂諸侯則歌舞月令所謂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已顧彼言建午之月舉其盛也此言建巳之月從其朔也撰諸聖人勤民事之心當以左氏為正抑又聞之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故春夏祈穀於上帝必歌噫嘻之詩夫至於八月不雨君不舉桒林之禱雲漢之詩宜其辭之剴切矣若常雩又何為者不知聖王圖儉於豐防匱於逸其所以為民請命者心孔迫矣故甫田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卿大夫體君之意以勤民也大田之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農人沐君之恩而頌上也上下交勉協氣橫流上天有不迄用康年介茲景福者哉夫天人之感應至微君人者亦本精意以格天而已矣

松竹齋

寧靜致遠論

天之蒼蒼其遠而難窺耶其淵乎莫知所終極耶曰知之天靜以清而已地之芒芒其遠而難紀耶其杳乎莫知所止息耶曰知之地定以寧而已天有四時迭運不已而天之樞穆然以居也地有五行生息不竭而地之維坦然以奠也夫天地之道至紘且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蓋任數者勞而無益體道者逸而不窮必也不彰其功不揚其聲無思無為以從天地之固然斯光暉燭萬物而名聲被萬世矣善乎淮南子之言也曰非寧靜無以致遠而諸

松竹齋

葛亮引之以為主術之所由端也蓋安者所以養德也靜者所以養性也其德和愉其性恬澹所以立命也是故收視返聽身之所以葆神長生也恭己垂衣世之所以久安長治也今夫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而日月星辰昭然齊光者其精完也高岸可為谷深谷可為陵而四嶽三塗屹然永鎮者其體奠也止水之渟澄也汩而浚之則涸矣靈椿之挺秀也搔而搖之則蹶矣緼火之傳薪也橐而吹之則滅矣且夫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其所操者要也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湖其所憑者固也然則安者心之宰而靜者動之君

唯安與靜儼然守默而吉祥受福斯道之所以常存而治之所以永建也雖然好惡相攻情偽相感筌蹄緐用固非致遠之術矣若乃抱其璞壽其真綿綿若存游乎太清以守其谷神此又黃老之學而非聖人之道也明主則不然冕旒以蔽明黈纊以掩聰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不違天道故天與之時不盡地利故地生之財不矜獨斷故賢哲獻其忠德澤被於寰中洪問揚乎疆外夫而後民心以安民氣以靜而成悠久無疆之業也歟

卷上

君子小人論

自古人無中立之理而君子小人之途遂以分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者勢也天下之共樂為君子而不樂為小人者情也天下之願與君子處而不願與小人處者又理也人君馭天下之大權莫重於用人用君子則天下安用小人則天下危黜陟予奪之柄即繫興衰治亂之機載稽史策彰彰可驗然自今日觀之則曰某也君子某也小人千載之下固有定評矣而當其時邪正固未易辨也漢之黨錮唐之清流宋之偽學是已夫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則其勢必爭爭而不已則必有所偏勝而天下之人又視其

勝負而左右輕重於其間焉而君子小人之途幾混然則君子小人遂不可辨乎曰亦辨之於其心而已蓋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下則以誠意感人立朝則以和衷集事治民則以實心行政此君子之常也小人不然嗜欲攻取紛乎中窮通得喪奪其外見利必趨見害必避欲倚之以集事固難矣然而君子者方孑然特立泊然寡營汲汲然返求諸己循循然無異於衆人未見其為君子也彼小人者其心思甚巧其才力甚雄其辯捷足以顛倒是非其學術足以震驚耳目當時之人固鮮不其所惑耳苟非察之於心而得其真偽之迹何由定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哉論語記孔子之言於君子小人之辨既反復詳盡矣而其贊易也於陰陽進退內外消長之機其所以勸君子而懲小人者尤三致意焉於復曰中行於夬亦曰中行於姤垂包魚羸豕之占於剝著得輿剝廬之戒不特此也坤之辭曰君子攸行觀之辭曰君子无咎勵君子之貞捺也師之辭曰小人勿用大有之辭曰小人弗克絕小人之幾倖也為人君者誠能察其迹而知其心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天下自治矣夫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而不能禁其不並生唐虞之世有禹皋亦有共驩然而天下後世卒稱堯舜為欽明濬哲之聖者以其舉十六族去四凶為能君子小人於微也

松竹齋

且夫神鏡不惑妍媸故明鑒萬物旭日不受纖滓故明照四方王者不蔽近習故能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是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籲俊絕邪刑賞當其君子宣猷分職既共著輔翊之勤其小人革面洗心亦足效奔走之用所由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朝多楨幹之材而國有苞桑之固也

讀書劄記

論語首章實與易之文言相表裏學而時習之即乾乾之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有朋自遠方來即乾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人不知而不慍即乾之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也而學之一字貫徹始終君子之切脩畢生罔懈則乾乾因其時而惕即君子自彊不息之全神也然則學而一章實括乾元之義蘊也夫

皋陶言巧言令色而顯斥之曰孔壬夬之揚于王庭也孔子言巧言令色而婉諷之曰鮮仁姤之繫于金柅也蓋讒諂面諛之人便辟側媚之子雖易惑人而有識者尚能一望而知之惟夫臣奸大

慝包藏禍心而又濟之以開敏之才文之以堅僻之學故能如簧如流而莫可究詰色莊色取而曲為彌縫陽竊夫仁之名而陰行其不仁之術人主用之則誤國士大夫近之則失身所以禹皋之聖猶動色相戒以為可畏而深念夫知人則哲之難也夫子逆探其中藏而隱奪其所恃曰鮮矣仁而後作偽者始無藏身之地矣而後觀人者可得生照之方矣其辭雖緩直如鑄鼎象物而魑魅罔兩俱莫能遁其形也

不為泰之拔茅而為剝之碩果諫而不入繼者無人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諤諤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也雖然此特為其臣言之耳誠為宋王計則雖一居州庸何傷得一薛居州而敬之重之愛之慕之虛心以咨之隆禮以求之舉國以聽之與居州同道者進之與居州異類者黜之如是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矣即不必其盡如居州而亦化於居州矣雖一居州庸何傷若乃狎比匪人播棄黎老辯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外博仁義恭儉之虛名心唯聲色狗馬之是好雖日與正士周旋服習禮法而其意終不屬也退閒之暇與為不善者又麕集矣即列百居州於廷曷濟乎

松竹齋

北直水利議

燕京形勝甲天下京東諸州邑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水近而田肥自密雲以東至薊州永平之境河泉流注疏渠溉田為力甚易而豐潤境内瀕海之田幾二百里與吳越沃區相埒夫據上游以制六合而遠資東南數千里之饟運近弃可畊之田非計之得也故元明以來講求規畫代不乏人京東水利議大學衍義補潞水客譚諸書皆指陳確切具可見諸施行而元托克托明徐貞明汪應蛟盧觀象董應舉諸人亦既治之而有效矣乃論者謂其耗財擾民遂致多方阻撓屢興屢罷推原其故蓋有

二焉北方之民游惰好閒憚於力作水田則築塍脩圩以時蓄洩糞種燒薙以時畊耘霑體塗足勤苦倍至不便一也貴勢有力之家侵占甚多不待耕作坐收蘆葦薪芻之利若開墾成田歸於業戶隸於有司則其利盡失不便二也然以國家大計論之則不便者小而便者大前之人亦嘗計及此矣顧其所以未能卒成之者其故又有三經費之不足也用人之失當也責成之未專也且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常情狃于近智士畏其難其不為浮言所動者鮮矣雖然興利除害者聖王之政也必害盡去而後利可興則治北方之水者姑勿言興水利也當先除水患夫治北方之

水與南方異南方土性堅實水勢平緩陂塘之利易為功也北方土脈疏散水埶剽疾雖金隄千里猶時有潰決之虞且畿輔之水大都皆發源于太行恒嶽挾沙齧石渾濁奔騰數年不修立見淤墊統京畿之大勢而論之灤水繞其後白河永定易水滹沱漳衛出其前皆埶若建瓴一瀉千里而永定上承宣府大同諸水穿西山而下合易水以注拒馬河滹沲自南來挾正順廣大四府之水北注為子牙河皆會于霸州之南北源多而委迫渾流淤塞每遇霖潦則溢而為災故尤號難治且治畿輔之水者非特通水道而已尤須兼籌運道水之濟運者北則潞河易於淺澀是宜浚之使

常通也南則漳衛衛弱而漳强衛得漳而盛亦得漳而渾是宜疏之使勿壅也至於永定滹沱則懸流迅疾雜糅泥沙不獨不能濟運且不可使之入運不可入運則壅閼而汎濫堪虞賴有諸淀以為之瀦澤而又制為隄牐涵洞以節宣啓閉之俾濁者澂清者瀉渟涵蕩漾既滙而盈則滌于大清趨西沽以為尾閭之洩焉第西淀雖大周三百餘里東淀雖大周四百里而所受諸水大則沽渝濡瀠泒滋易淶小則山泉澗流溝澮汙涔亦無所不納地隘而難容則仍多汎溢善乎明徐元祉之言曰河本以洩水今反下壅淀本以瀦水今反上溢故畿輔常苦水順天利害相半真定利多于害保定害多於利河間全受其害數百年來形勢瞭如指掌矣然則治之之法奈何曰防川曰濬淀曰釃支渠以分上游之勢曰浚海口以決下流之壅而其致切也當自下而及上循委以溯源庶幾析津瀛莫之間沮洳永去旱澇無憂而澤國皆成膏壤夫如是而後水利可興也圩田之法當自京東始迤至畿南諸郡次第舉行之溝洫陂塘之法種植疏濬之方前規具在明張慎言五策確鑿可行惟在斟酌地勢體察人情沙鹻不必盡開黍麥無煩強易應用夫役必官募之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為長策耳而其大要則在籌經費俾毋耗帑而病民也慎用人俾毋侵吞而滋擾也專

責成俾毋刻掣而膜視也而又明其賞罰寬其期限斷而行之需以俟之勿動于浮言而中輟行之數年當有成効近以裕畿輔之民生遠以紓東南之民力斯誠萬年不易之良規也

收回當千當五百大錢議

現擬附片奏請以寶鈔收回當千當五百大錢一摺愚初亦以為可行乃反覆思之而終以為可緩也事體有重輕則運用有緩急前以此二種大錢壅閼不行亟請暫行停鑄此揆之以情而不可緩者也嗣以當百以下大錢復有折算之弊亟請申嚴禁令此度之以勢而不可緩者也而獨以此摺為可緩者何哉戶部及克勤郡王捐鑄局各奏皆僅曰停鑄即兩次

上諭亦皆止曰停鑄且戶部兩次奏中又均有已經搭放者仍聽民間行使之語固未嘗云廢而不用也今乃欲令兵民等悉數持

換此外均以廢銅論再有行使立筆治罪是非特廢而不用抑且
矯枉過中矣此議一興又開流弊竊謂其不可者有五請得而備
陳之蓋官局停鑄者因時而損益也禁民行使者成法之更張也
損益之權必操諸上則行權即以順民之情更張其法以隨乎人
則立法祇為悅民之具此兩種大錢試行之初原未盡善然行之
甫及兩月耳已放者扞格不行聽之可也乃必明告於衆汲汲焉
廢之是導民以玩法也近日人情譸張變幻彼習見官司之不足
畏而易以要挾也將舉當百以下大錢亦多方撓亂以求勝乎上
雖峻刑以坊之猶恐不能止其不可者一也大錢之制久已通行

中外如秦閩久著成效各省亦陸續試行民間或尚能遵守今京
中既更定章程又須行文各省一律廢棄不用矣其聽之耶則此
疆爾界既非畫一之規模其廢之耶則朝令夕更適眩四方之視
聽其不可者二也現在明奉
諭旨凡私鑄之案加等定罪雖明指當百以下大錢而私鑄當千
當五百之例案具在也即此後亦斷無私鑄此二種大錢之人而
從前之罹於憲典寘於叢棘以待秋讞者纍纍難縷計也此等奸
民誠不足惜然犯方行之法則殺之不為害犯已改之法則殺之
轉可矜而又萬無以錢既不行追寬其罪之理罔民孰甚焉其不

可者三也市廛之上此二種大錢久已藏諸囊橐相安無事矣今忽從而收之而真贋混淆必啟爭執爭執不已又滋事端其得收者羣相欣幸其不收者又興怨咨且恐奸民更聞風私鑄乘間冒充而行使治罪之條又將使告訐者相尋於無已獄訟於以緐瀆刑罰於以糾紛是欲靖之而適以擾之也其不可者四矣天下之物聚之見多散之見少自二月以至五月戶工兩局所鑄當千錢一百五十四串一百十六文所鑄當五百錢二百九十三串六百五十二文而已發於糧臺行於他省者當已不少其留於京師者每家多不過數十文少不過數文貧乏之戶且一文都無亦何至於苦累惟富商大賈藉為壟斷者所積必多今若動於浮言欲以煦煦之仁撫摩而噢咻之徒使有力者得遂其願而貧民無與焉非為政之大經也且幸而行之甫四月耳設已經年累月又將何術以補捄之乎其不可者五矣戶部前請停鑄本無可議惟以寶鈔兌收一語頗為蛇足與上文聽民行使之言自相窒礙惜當時未經詳思也今如欲必踐此言則或將此摺更定謂令經紀於市肆兌交收足即行截數而將行使治罪等語刪卻則於官司收買之中仍寓上下流通之義於事理較圓於政體亦得彼散在民間者將久而自廢此潛移默運之微權也然愚意終以為此摺可以

綏上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千古為政之道當奉聖言為依
歸矣謹議

松竹齋

福建鄉試録序

道光五年乙酉科鄉試届期禮臣以福建考官請得
旨以臣翁心存偕編修臣陳兆熊往典厥事伏念臣吳下庸材學
疎資淺由道光壬午
恩科進士選入詞垣去年秋
大考二等第二名荷蒙
皇上天恩擢任右中允
鴻慈高厚未報涓埃茲復仰奉
恩綸畀以掄才重任撫衷循省感悚交深即偕臣兆熊星馳抵閩

松竹齋

維時監臨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臣孫爾
準整釐闈務內外肅清提調則福建布政使臣惠顯督糧道臣王
惟誠監試則福建按察使升授廣東布政使臣魏元烺署福建按
察使候補道臣胡祖福鹽法道臣朱桓內監試則福州府平潭同
知臣沈欽霖各恭厥職於是進福建提督學政臣沈維鐈臺灣道
臣孔昭虔所錄士七千七百有奇扃院而三試之臣心存臣兆熊
率同考官臣胡之鍈臣余觀和臣黃宅中臣滕子玉臣譚鵬霄臣
周琦臣劉之藹臣孫大焜臣包幹臣臣武耀曾臣陳塏臣聞超等
盡懷協誠悉心校閱得士八十七人副榜十七人既揭曉錄文十
四首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臣惟古者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書其賢
者能者而賓興之此鄉舉之所由昉也蓋世道人心之升降每見
諸一鄉一鄉之民風恒由於士習士習正而後民風醇所繫豈淺
鮮哉是故其士之厚重端方者其鄉之人必不流為儇薄其士之
廉貞潔靜者其鄉之人必不肆為侈張其士之肅恭謹恪者其鄉
之人必不敢為囂陵其士之易直溫良者其鄉之人必不忍為狙
詐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
之易易然則舉士於鄉烏得不慎歟夫取士之法無他亦先辨其

心術之邪正而已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程之以制藝以覘其義理之純駁律之韻語以審其志氣之和平衡之以經義策對以徵其博綜傳註之功上下古今之識合而觀之以驗其始終貫徹之精神如是而心術之邪正較然可睹已閩地憑山負海扶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篤生偉才自宋以來理學昌明盛於濂洛游楊導其源朱子集其成蔡黄陳李衍其派師儒傳習代不乏人而又沐浴

厚澤涵泳

聖涯者已百八十餘載士生其間固彬彬乎日進於文矣雖然文盛則靡靡則恐漓其質習久則變變則寖失其真臣仰承

簡命懼無以識拔人才勉竭愚忱以圖報稱爰殫二十餘晝夜之力與臣兆熊分校互校必精必詳而於學問之醇疵性情之真偽尤兢兢乎慎之浮夸者必屏詭異者勿庸即其言以知其人要必取其近正者庶幾上以副

聖主黜邪崇正之至意下以紹前賢格致誠正之真傳由是而尊聞行知反躬實踐俾一鄉之人轉相仿效皆茂正其德而厚其性焉此則臣區區之心願與閩多士共相敦勉者爾維時官斯土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閩浙總督臣趙慎畛鎮守福州将

軍兼管閩海關事務臣薩秉阿福建水師提督臣許松年福建陸
路提督臣馬濟勝鎮守福州副都統臣富亮鎮守福建金門總兵
官臣陳化成鎮守福建海壇總兵官臣倪起蛟鎮守福建漳州總
兵官臣黃文煜鎮守福建建寧總兵官臣慶麟鎮守福建汀州總
兵官臣王威宣鎮守福建福寧總兵官臣博勒果善鎮守福建臺
灣總兵官臣蔡萬齡閩粵南澳總兵官臣劉起龍分巡福建督糧
道臣王惟誠分巡福建興泉永道臣倪琇護理分巡福建汀漳龍
道臣戴嘉穀分巡福建延建邵道臣祥璽分巡福建臺灣道臣孔
昭虔署福州城守副將臣崇福督標中軍副將臣張斯賢署撫標
中軍叅將臣黃其漢例得備書　文淵閣校理右春坊右中允新
任廣東學政紀錄一次臣翁心存謹序

四川鄉試錄序

道光十有二年壬辰各直省補行正科鄉試屆期禮臣以四川省
考官請奉
旨命臣翁心存偕臣李菡往典厥事伏念臣吳下菲材學殖譾陋
叨登侍從供職
內廷道光五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旋任廣東學政上年秋復充
順天鄉試同考官疊荷
渥恩毫無報稱撫衷循省兢惕方深茲復奉
命典試西蜀

松竹齋

名見時仰蒙
聖訓勉諭周詳 臣 敬謹跪聆益深感悚即與 臣 菑星馳抵蜀如期
入闈時監臨則四川總督 臣 鄂山協同點名則布政使 臣 尹濟源
按察使 臣 花杰提調則鹽茶道 臣 李逢辰監試則成綿龍茂道 臣
李宗傳內監試則重慶府知府 臣 王兆琛肅清綱紀罔弗恪共爰
進學政 臣 黃琮所錄士扃院三試之 臣 心存偕 臣 菑率同考官广
慶府江津縣知縣 臣 郭彬圖順慶府鄰水縣知縣 臣 余紹元敘州
府宜賓縣知縣 臣 朱琦嘉定府樂山縣知縣 臣 錢秉德敘州府隆
昌縣知縣 臣 楊霈成都府金堂縣知縣 臣 周奕采成都府灌縣知

縣 臣 周因培潼川府鹽亭縣知縣 臣 陳仲良雅州府蘆山縣知縣
臣 段榮恩眉州直隸州彭山縣知縣 臣 邊孔揚等悉心校閱得士
如額擇其辭尤雅者恭呈
御覽 臣 謹颺言簡端曰 臣 惟周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而興賢
者能者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才此造士之
法所由昉也古者人心淳樸詐偽不生好惡既翕然大公行誼尤
灼然共見其平時之董勸於州長黨正族師閭胥者正月正歲春
秋月吉有其時祭祀禁酺讀灋飲酒有其禮德行道藝孝弟睦婣
敬敏任恤有其書宜無不詳且盡矣然猶必俟鄉老鄉大夫羣吏

綜致而博詢之蓋籲俊烝髦將使出長入治故求之之法必如此
其慎且勤也自後鄉舉里選之法日久弊生不得不變而為科目
試士之法自策論詩賦帖經亦屢變而為制藝在入試者所賴因
文以見道在衡文者所當即言以知人其審端也甚微其操術也
貴當去取一有弗慎遴擇一有弗勤鮮不以燕礫為寶珠以夜光
為怪石矣蜀之雄於文者在漢推司馬相如揚雄然二人皆以他
途進唐之陳子昂至以詭遇求合宋蘇洵父子其文辭尤卓越千
古乃洵不過韓琦歐陽修亦終無由薦達然則持衡者苟非平心
靜氣以求之人材不且終於淪棄乎我

皇上旁求俊乂軫念寒儒慮典試諸臣或草率從事本年四月
特頒諭旨命將闈中試卷全行校閱臣面聆
訓誨復蒙
申誡再三具有天良當知感勵此次闈中分校諸臣皆倍加勤慎
臣與臣菡復殫二十餘晝夜之力通校試卷六千九百有奇反覆
互觀虛衷商搉雖不敢謂去取皆當而矢慎矢勤惟期無曠厥職
無負初心庶可仰答
訓勉周詳之至意於萬一爾抑臣又思之唐虞之隆也達聰明目
故能致庶績之熙成周之盛也求賢審官故能宏作人之化上以

誠求則下必以誠應若金之受范埴之在甄也今者握槧懷鉛之
士涵濡
至教沐浴
聖涯宜何如砥礪躬修講求實學上以儲
國家楨幹之用下以成里黨敦篤之風即以稍酬
聖天子樂育人材之厚澤是則臣僂僂微忱尤願與多士交相勖
勉者夫維時官斯土者太子少保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總督四川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臣鄂山
鎮守成都等處將軍臣那彥寶提督四川全省學政翰林院編修
臣黃琮鎮守成都等處副都統臣海明提督四川全省軍務健勇
巴圖魯臣桂涵四川布政使臣尹濟源四川按察使臣花杰鎮守
建昌等處總兵官臣張琴鎮守川北等處總兵官臣周佐勝鎮守
重慶等處總兵官臣馬騰龍鎮守松潘等處總兵官臣世泰通省
鹽茶道臣李逢辰分巡成緜龍茂兵備道臣李宗傳分巡建昌兵
備道臣文綸分巡川北兵備道臣吳傑分巡川東兵備道臣嵩齡
分巡川南永寧道臣朱棫例得備書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
講臣翁心存謹序

浙江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五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
特開
恩牓
錫福寰區多士抃舞觀光敷天同慶閏六月禮臣以浙江鄉試考
官請得
旨以臣翁心存偕臣張琴往典厥事伏念臣吳下庸材至愚極陋
渥邀

恩遇供職成均十載以來屢司文枋
鴻施稠疊未報涓埃茲復仰荷
特恩俾掄才大省撫衷增惕循分難安越日具摺陳謝跪聆
訓誨周詳謹識之餘彌深欽服即偕 臣琴星馳抵浙齋祓入闈時
監臨則浙江巡撫 臣烏爾恭額整飭綱紀内外肅清提調則浙江
湖州府知府 臣淩泰封監試則浙江嘉興府知府 臣瑞元内監試
則浙江衢州府知府 臣文柱内收掌則浙江紹興府南塘通判蕭
管北塘事 臣王世履協力奉公罔不祇恪迺進浙江學政 臣史評
所錄士八千七百有奇扃門三試之 臣心存 臣琴率同考官奉化

縣知縣 臣李汝霖富陽縣知縣 臣熊兆麟署寍海縣知縣 臣劉儀
署寍波府石浦同知事即用知縣 臣王丕顯署武義縣事即用知
縣 臣金雲門署湯溪縣知縣 臣陳紹熊安吉縣知縣 臣王世荃署
淳安縣知縣 臣畢華珍即用知縣 臣温廷獻嵊縣知縣 臣何瑞榴
試用知縣 臣姚懷祥於潛縣知縣 臣劉鍾琪浦江縣知縣 臣黃崑
試用知縣 臣張銑署壽昌縣事即用知縣 臣盧琳武義縣知縣 臣
孫天樞等悉心校閱矢慎矢公得士如額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 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曰竊惟觀人之法無他辨之於誠
偽而已聽言之法無他亦辨之於誠偽而已至以言取士則即其

言之誠偽以觀其行之誠偽其剖析宜益精而決擇宜益慎矣古者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則詢於衆庶以興賢能逮後其法既不可復行始不得不專以言取士制義代聖賢立言其心術之邪正學術之淺深治術之醇駁胥於是乎見較之唐宋之專尚詞賦立法尤精然而誠與偽之分辨之不可不審也今夫言豈一端亦各言其志而已矣言之溫厚和平者其人必不流於谿刻言之剛健篤實者其人必不入於奇衺言之貞靜儼恪者其人必不涉於矜夸言之通達詳明者其人必不局於淺近由是以韻語驗其性情以經義覘其根柢以對策試其抱負而其人之大略固可知已浙江山川靈秀甲於東南不獨文章著作代不乏人即碩輔名儒亦接踵而起矧復涵泳

聖涯漸摩

至教豈無揚輝巖穴挺秀膠庠者乎臣等此次闈中竭一月之力合校三場試卷幾如會稽竹箭美不勝收而擇言之端要以著誠去偽為本易之文言於乾九二曰閑邪存其誠天下文明之化也於九三曰修辭立其誠進德脩業之要也臣等幸際

文治昌明之日持朝夕惕勵之心庶幾為

國得人儲材待用俾多士他日以誠治事則忠悃無欺以誠治民

則循良奏績此則臣區區之愚誠所以仰答
聖主旁求之至意於萬一者爾維時官斯土者閩浙總督臣程祖
洛杭州將軍臣桓格浙江巡撫兼鹽政臣烏爾恭額浙江學政臣
史評杭州副都統臣伊星阿乍浦副都統臣覺羅善英杭州織造
臣慶倫提督浙江水陸總兵官臣戴雄定海鎮總兵官臣莊芳機
黃巖總兵官臣湯攀龍衢州鎮總兵官臣　貴護溫州鎮總
兵官臣邵永福處州鎮總兵官臣汪道誠浙江布政使臣錢寶琛
浙江按察使臣劉韻珂浙江鹽運使臣王鑄浙江糧儲道臣覺羅
桂菖浙江杭嘉湖道臣賓欲峻浙江寗紹台道臣周彥浙江金衢
嚴道臣德興護浙江溫處道臣劉煜杭州府知府臣胡元熙例得
備書國子監祭酒臣翁心存謹序

松竹齋

江西武闈鄉試敍　道光甲午代周穉圭中丞作

臣謹案周禮鄉大夫之職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衆云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司弓矢之職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衆云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盖射為六藝之一古之人童而習焉雖於和容興舞之餘肄業及之未有不射深及遠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樂天下有事則用之以戰勝故澤宮選士必以弓之至強者試之有能從容引滿發必中的者乃為貢士之良焉後儒徒執弓稱繁弱射息貫革之說以為射唯觀德無取引強者失先王擇士之指矣

聖朝以弧矢定天下八旗勁旅鸞舉麟振義征不譓罔弗讋服
皇上允文允武慎簡賢才慮諸臣之或怠忽從事也上年冬
申命直省督撫學政考試武塲秉公校閱必以弓力強弱分別去
取仰見
聖謨深遠安益求安思得將帥之臣以備干城之選臣服膺
聖訓欽頌靡涯竊惟
國家設科文武並重此日運稍翹關之士即他時折衝禦侮之材
必求其有勇知方技能出衆者方足入備宿衛出整戎行使不嚴
加遴選致恇弱者得以濫充豈為
國求才之義乎顧或疑南北之風土不同其資稟之强弱亦異不
知生材固不限乎地善習亦存乎其人況江右襟帶江湖趫材輩
出唐書有云宣洪鄣鄂彊弩號天下精兵又云豫章募士三萬悉
教蹋張戰必注滿然則江西固多挽强命中之士其見稱於前史
者已信而有徵矣臣欽遵
諭旨通校馬步射技勇之合格者視其弓力之强弱以定去取雖
不敢謂衡校悉當庶幾有合於古者澤宮取士之規俾赳桓之彦
皆得宣腹心而效股肱即以稍副
聖主興賢興能之至意於萬一云爾

松竹齋

順天文鄉試錄後序

皇上御極之元年歲在辛亥

特開恩牓

嘉惠士林秋八月禮　臣　以順天鄉試考官請得

旨以　臣　杜受田為正考官　臣　柏葰　臣　舒興阿及　臣　翁心存副之伏

念　臣　江左庸材至愚極陋渥蒙

兩朝特達之知侍直

禁廷洊躋卿貳屢應衡校未報涓埃茲復仰荷

恩綸襄司文柄撫衷循省感悚彌深謹偕　臣　受田等齋祓入闈悉

松竹齋

心甄錄得士如廣額之數擇其言尤雅者恭呈
御覽臣例得綴言簡末臣惟文治之隆關乎世運世運之盛視乎
人心人心者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所宜先正者也是以古者
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設庠序以教之
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甫田之詩曰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謂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憩
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也唯聖人建中和之極
以臨照四方於是民之秀而為士者皆得是訓是行以成一代文
明之治在易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先王之所以
觀民設教也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所以化
民成俗也且夫五方之風氣亦至不齊矣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
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人心之限於地者也闡諧慢易之音
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
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人心之因乎時者也章志貞教
納民軌物黎庶之心既洽庠序之教益興矧夫天邑神皐八方之
極其觀化尤速而被澤尤深者哉
皇上聖德日新昌明正學近復摹勒
御書四言韻文頒行天下多士幸生首善之區涵濡

聖化囿彬彬乎質有其文矣夫言為心聲文辭之醇雜心術之邪正形焉臣等竊持此意以為決擇雖不敢謂所錄者悉合準繩要必取其近乎正者庶幾因文以見道即言以知人興賢興能民知則傚由是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海隅蒼生咸蕩瑕滌穢而鏡至清焉此則臣等區區之忱所以仰副

聖天子黜邪崇正之至意也夫

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上書房行走臣翁心存謹

序

武會試錄前序

皇上御極之二年歲次壬子秋九月

恩科武會試外場事竣部臣以考試內場官題請得

旨以臣翁心存暨臣龍元僖往司厥事伏念臣學識顓愚疊膺文

柄渥邀

知遇洊陟正卿塵露無裨冰淵增惕茲復仰承

恩命校試武闈謹偕臣元僖就外場字號詳加簡擇先先取雙好者不足始於單好卷內甄錄復覈其馬步中矢之多寡弓刀石力之強弱以為次第得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

御覽臣例得賜言簡端臣謹案周官司弓矢之職曰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澤者澤宮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既集京師乃先於此習射也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也其弓則用王弧六弓中之最強者也已射於澤而後天子親試之於射宮必其挽強命中而容節又能比禮比樂者乃為上選焉然則澤宮習射殆即今會試所由昉歟古之學者其材皆文武兼優而其用之也亦文與武並重所以虎賁趣馬必慎簡賢智之人以為立政之本下及中林之武夫莫不秉肅敬有策謀外可以扞城其民而內足任腹心之寄逮後奚斯作頌以美魯僖而矯矯虎臣濟濟多士一則曰在泮獻馘再則曰在泮獻功俾折衝禦侮之士共嫻裨冕搢笏之儀其意蓋深遠矣

聖朝武科之設其制視宋元明加詳三年大比必合外場內場而通校之誠欲其惇信義明禮讓重廉恥遠鄙倍而非徒繙周史之六弢黃石之三略已也邇者楚粵之交小醜不靖

天戈所指立見蕩平我

皇上整厲戎行猶復聽鼓鼙而思將帥臣等忝司衡校敢不倍矢敬共竊願與是選者入備宿衛出掌候環皆能循法度而不失職焉而且本禮樂詩書之教為生聚訓練之規功成而

國安庶有合於澤宮擇士之義云爾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 上書房行走臣翁心存謹敘

刻五經題解叙

余年弱冠始識夢華何君於亡友陳子準坐上因與訂交嗣後宦游四方不通問訊者垂二十載比來羊城適夢華亦僑寓茲土將刻其故友李海䑺五經題解而屬余敘之余惟說經必綜貫百家而後可折衷於一是漢唐迄今名儒代出漢人訓故遠有師承宋人論說具有義理取之不多則聞見隘擇之不審則趨嚮偏此五經義訓所貴詳說而反於約也審矣是書雖為科塲經藝而設然能薈稡古今諸儒之說芟緐舉要而折衷於
御纂其臚陳百家也詳而不蕪其審定一是也歸於至當聞見不

虞其隘趨蠁不患其偏循次讀之如導百川而納諸海焉攻舉業者當必寶而貴之若夫疏證異義自成一家我
朝諸先哲著作具在躭經耆古之士固有聞而繼起者是書亦足資先路之導也因念梦華闌揚潛學其篤於友誼良不可及而余友子準長於史學於地理尤精惜年憔中壽又不幸無後其遺書殆已散如雲烟余又遠宦數千里外不獲亟加裒集俾傳世而行遠耿耿此衷益深感喟也已道光七年八月

重刻沈去矜謙東江集鈔敘

道光戊子三月余校士連州州吏目沈君保元來謁眡其人恂恂如儒生無齷齪俗吏狀心焉識之試事既竣沈君出其先世去矜先生東江集示余余受而讀之而竊有感於先生之身世也先生生勝國之季當懷宗末年中原殘破而江左晏如士大夫以氣節相高猶有承平故習先生南樓歡詠籍甚聲華方開章慶之堂張筵觴客東南諸賢千里命駕簪裾羣萃冠蓋如雲酣飲賦詩竟日徹夜何其盛也洎乎神州陸沈皋亭告警南園池館煙滅灰飛先生迺著隱士衫習長桑術殫心著述絕念功名時復睠懷家國黯

狀神傷慷慨唏噓齎志以殁嗚呼其可悲也已然方是時先生之友陸麗京則髡緇亾命遯跡武當吳錦雯則晚年出山一蹶不振獨先生託跡岐黃隱身闤闠姓字不聞於傭保徵辟不來於蓬衡潛德韜光全身遠害雖韓伯休夏仲御何以過之讀其詩有沖和澹遠之致無志微噍殺之音覺陶靖節去人不遠矣集版久燬沈君將重刻以廣其傳可謂能守其世澤者若夫砥厲名節不以末秩自卑將所以述祖德而紹家聲者當更有在沈君其勉之

培桂軒集敘

余少時讀魏叔子文輒時時作夢遊易堂勺庭想道光十三年冬十月校士寍都求牀子之後不可得得甯生儀珍儀賓兄弟皆儁才也試既竣將偕州牧周君玉衡游金精山問所謂易堂者則已隤廢石磴中絕懸絙乃得上然乘興猶欲一往會風雨不果其明日發寍都轉試建昌適甯生兄弟以其父徵君元禩所著培桂軒詩文集來謁悤悤未暇讀也冒雨循梅江北行左望蓮華石鼓諸峰煙雨迷離不甚可辨獨翠微一峰聳出雲表突兀西向傲然若不與羣峰相聯屬峰下邨屋數十家望之若在霄漢茆檐粉堞了

了可觀輿人指曰此魏家寨也意惝怳若有所失以彼其人棲真巖谷躡倒景而淩朝霞下視塵世直如蜉蝣螻蟻耳豈復可以物色求哉輿中無事取培桂軒集讀之冲和澹易無激烈噍殺之音陽都地邃而夷山川清曠故其士君子皆力學篤行恬退寡營不為軒冕羈紲流風至今未艾也抑余有感焉卅子之父天民當明之末季屢被薦舉徵辟皆不就性豪俠好賙人之急教其三子皆成偉人顧其晚年遭逢兵燹倉皇遯伏流離顛躓其遇有足悲者今兩甯生之學雖未能及三魏而徵君之賢何遽不如天民且又幸際昇平年豐人樂得以養志田園徜徉石泉一門之內備極雍愉則其福勝於魏氏多矣暮渡梅江望金精益遠夜投旅館一燈熒然寢不成寐爰泚筆而為之敘

沈蘋濱集敘

豫章為江以南一都會自廬彭蠡皆距數百里而近出郭西儃散原章貢俛仰襟帶山水靈秀人物瑰奇而莅斯土者又類多名賢故古來隱君子每樂僑寓於是自澹臺子羽友教三百人始倡興文學其後若徐孺子陳嵩伯蘇雲卿皆涵跡漁樵韭遯不出非留心物色固未易知其人也余以道光壬辰冬視學是邦下車數日即出試各郡癸巳六月廼還南昌張子畏太守石瑤辰大令為余同年生各具牒以府縣試卷上余覆加校閱評隲皆允當中有數截自署蘋濱者論文尤細心竊異之然未知蘋濱為何如人也試

松竹齋

松竹齋

既竣詢之子畏子畏曰蘋濱姓沈氏名毓蓀海寍老諸生久游南昌饒信間今客瑤辰所余心默識之然亦未知蘋濱為何如人也八月之望祝子畏尊人澹邨翁六十生辰辟間見瑤辰所為壽敘具言翁蕑於酬接通家子弟亦拒弗一見而獨與蘋濱詩酒往還無虛日余始知蘋濱之為人其風節殆如古郭林宗黃叔度在若遠若近之間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者耶九月余秩滿俟代蘋濱忽貽余書且以詩文集見眎燈下亟取讀之文似魏叔子詩似查初白意趣脩然脫屣富貴盖心折其為人明日訪之瑤辰官廨先生貌若植鰭精神矍鑠而兩耳皆聾覿面不能通問訊余乃以筆代舌先生則以目代耳往復數四娓娓不勌議論上下古今是非成敗得失若燭照而計數若波江河而下也於余所為條教口誦無遺余又疑先生為有心人非忘世者矣先生年已七十有七性耽山水腰腳甚健每遇林泉勝處輒携笻躡屩縋險探幽或絫日不返其於軒冕之榮泊然無足攖其念者而浮湛塵俗遨遊公卿間嘯傲自得又若東方曼倩嚴君平之流然則余終未測先生為何如人也又烏能知先生之文耶爰綴數語以復先生并以質之子畏瑤辰兩君

陳秋河刺史雲章試帖敘

余宦游京師即聞莆田陳秋河先生與吾師龍巖魏遂生先生齊名及來江右秋河方為義寧州牧以公事來見冲和靜穆有古君子風心竊敬之今年鄉試秋河與分校之役撤棘過訪出其所著試帖詩見示格律精細宗法唐賢雖未得盡讀其所著書而詩學之深固已與吾師相伯仲矣余因是有感焉秋河與吾師少年時偕廉儀卿鈺夫郭蘭石林少穆諸先生掉鞅文壇迭執牛耳名譽噪於八閩其氣誼同也既而同舉進士吾師官中翰歷刑曹回翔二十餘載始出守河間調劇保定而秋河宰絲出宰歷著循聲幾

松竹齋

二十年乃遷州牧今始擢剌史宜都其仕宦之淹滯又同也吾師無佗嗜好獨耽墳典退食之暇輒手一卷不置與人交絕無圭角而遇事守正不阿其治民也勤勤懇懇若慈母之保赤子以是推之秋河其志趣氣節政績亦無不同也顧同時若康林郭諸公皆宦已顯達入為卿貳出掌封圻次之亦登九列任監司而吾師與秋河於諸公齒少長位尚不過二千石其升沈遲速若有不同者雖然不朽之業固不以名位限也其視諸公也將毋同

萬蓬山學博青銓字體辨譌敘

道光十二年冬予奉
命督學江西十三年春正月受任視事即按試南康九江等郡謁白鹿洞登庚樓攬廬山彭蠡大江之勝心嚮往之意必有雄偉絕特非常之士生其間夏五月
殿試牓發一甲第一人則彭澤汪君第二人則都昌曹君也匡廬奇秀甲天下文運亦甲天下矣六月廣信試畢回省學博萬君青銓手是編見示曰此某與余生任槐所校訂者也將付諸梓以廣其傳予笑曰有是哉子之好學也

國家之制三年會試天下舉人於禮部其文之合格者得數百人

天子臨軒親策之

命閣部大臣讀卷必其工於文而又善書者乃得前列其第一甲三人尤善之善者也字體稍譌輒擯勿與君之鄉一試而及第者且兩人則江右之士其於字體固辨之審矣又奚庸沾沾於是耶萬君曰是則然矣然是編特為初學設也予歎曰善哉君之用心也使窮鄉僻壤家置是編入塾者童而習之點畫必慎他日聯襼接武取科名如拾芥將於是乎在江右之文運信常甲於天下矣且汪君以拔萃科聯捷登第曹君浮沉於司鐸者亦有年君與余生殆將繼之而起耶遂書數語弁諸簡端萬君嘉慶丙子副貢為予同年生余生予歲試所拔士選入豫章書院肄業者也皆德化人

字畫辨譌敘

南昌教諭萬君青銓嘗有字體辨譌之刻余既為敘而行之矣及按試寍都石城教諭羅君金来復以字畫辨譌一書問敘於余視萬君之書尤加詳焉甚矣兩君之善教也周禮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而掌其中失之事保氏復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六儀先王所以重師儒之官而使之教其子弟者不憚詳且盡若此故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人材日以奮興後世師道不立為校官者多以需次日久志氣衰苶積然自放終年不一接見其弟子而弟子亦遂蔑視其師以為無足輕重所以學校日益衰而人材

日以替也夫六藝不過德行之緒餘耳書為六藝之一事而點畫又特六書之一節也然使為之師者循循善誘俾學者童而習之於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之法辨之必精則其為人必能專精壹志謹小慎微範圍於軌物之中涵泳乎詩書之味由是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者亦有以辨邪正之趨而不為他歧所惑矣小學云乎哉余因以知兩君之善教也

葦江詩鈔敘

出翼京門淞雲和塘而南三十餘里為吳塔竝水而居者數百家其南與長洲接壤予于道光戊戌告養歸田往來郡城舟行時過其下煙波雲樹縹緲無際吾友龔君杏村之故居在焉君舉嘉慶丁卯鄉試後移居西莊其地去城市稍近亦饒陂塘竹木蕭然有事外遠致予時讀書北麓下未獲一登其堂然聞其祖復安翁年九十餘曾元繞膝精神猶矍鑠而君之尊人葦江先生亦年近六十已謝去諸生杜門養志間為謌詩自娛心嚮往之方是時
國家承平已百七十載休養生息涵煦至深年豐人和疵癘不作

吾邑號稱殷富其民務勤耕耘以奉租賦少追呼之擾而士之居于鄉者皆孝弟力田敦本務實無紛華之習類多康彊壽考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歲月寬閒優游自得伏臘飲酒相與歌詠

太平何其盛也自予宦游二十餘年而歸則翁與先生皆已謝世而杏村亦殁數年矣為感喟者久之今年冬杏邨之子縉壽縉熙以葦江詩鈔眡予曰先大父遺詩多散佚先人裒集甫竟而遽卒今將鋟版以傳願得一言以為敘予惟先生之詩邑中諸先達論之詳矣獨嘉二子之克成先志且不勝今昔之感也爰敘而歸之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既望

說文類纂敘

漢人詁訓之學皆有師承其能綜覈六藝撣擇羣言者必推并重許氏康成鄭氏康成解經遠引故書旁徵今律方言圖讖靡不畢晐而許君生東漢之初親從賈侍中受古學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既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探賾索隱以究萬原唐虞三代之文賴以不墜先聖制作之微恉藉是丕昭厥功為尤大後世能表章是書者惟徐鼎臣楚金兄弟訖于勝國其學寖微

聖朝化洽同文教隆樸學其書始復盛行于時至金壇段大令勒成一家之言而說文之學于是桀乎大備矣吾鄉宗牧厓先生落

拓一官投戟高屬年踰八十聰明如少壯時論議縱橫耆學不倦以說文中多古言古義爰輯類纂一編俾务學便于誦習炳燭之明良足嘉尚已抑許君有言曰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蓋古之人未有不擧精小學而能辨言觀政者孔子與子路論政曰必也正名乎皇侃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于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也周之盛時保氏以是教國子司徒以是教萬民外史旣達之于四方大行人復聚列國瞽史于天子之宫而教習焉雖絶域遐方亦無有敢亂名改作者逮漢唐之世治已不古若矣而漢律學僮猶試諷籀書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課之最者為尚書史唐六典亦載書學博士以石經說文字林教士誠以稽古之要即從政之基也學者誠能于許君之說重而習之參其同異觀其會通則以之治經必不至有穿鑿傅會之弊他日揚于王庭宣教明化百工以乂萬品以察雖以之治天下國家無難矣小學云乎哉道光

二十有三年歲在昭陽單閼橘如月朔日甲戌

松竹齋
松竹齋

周禮詳節敘

說周禮者漢人專明典制宋人專談義理各執一說所見皆偏至俞廷椿作復古編變亂古經橫生新解嗣是紛紜顛倒弥復穿鑿支離迄于有明此學幾廢

聖朝經術大昌英賢輩出若方氏惠氏江氏戴氏諸家類能推究禮意之精微其言確有依據自

欽定周官義疏頒行海內兼綜條貫集漢學宋學之大成于是周公制作之恉燦然備著承學之士益知所嚮方焉澂江陶液南孝廉嘗薈粹眾說擷其精英手鈔一編為家塾讀本吾邑錢子賢茂

松竹齋

材君弟子也謀鋟諸版問序于予讀之歎其決擇精審詞簡而義賅洵足為治經之一助矣嘅自新莽荆舒以周官文其奸而世遂用是相詬病東漢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宋儒或疑為戰國陰謀之書而胡宏包奎輩直以為劉歆所作雖淹博如洪景盧亦力持此論嗚呼二王假泉府以變法故害中於蒼生宇文周仿六典以建官唐代因而損益之卒成太平之治然則周官豈能誤人實不善學周官者之自誤耳旨哉程子之言也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世之善治經者毋狃于一偏之見而師心自用則雖以之治天下可矣豈特為經生帖括之資哉

月宜閣詩敘

崇素鄉在邑西北俗尚樸素鄉以是名其閭鄽里以十數恬莊為大恬莊闤闠稠密民物般庶其人皆好稼穡敦詩書弦誦之聲衡宇相望也而楊氏為冣楊氏自守默翁以馴行孝謹聞乎一鄉族日以大羣從子弟遵其家法份份乎質有其文矣雲卿明經其一也雲卿工制舉業先予一年補博士弟子員學使者歲科試輒入高等而屢詘于省試予時尚少落落寡交游每以試事至金陵玉峯遇之稠人中一揖後即別去初不知其能詩也其後予游宦四方遂久不相聞迨予乞養歸田而雲卿已前卒矣月宜閣詩一卷

蓋君於力學之暇肆業及之以陶寫性情者也清而不失之儉巧而不傷於纖獨申胸懷不以力構使天假之年所造正未可量而惜其僅止於此也吾聞之詩者志也持也承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極其效可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古者大師教六詩必以知仁聖義中和為之本正其始也王者巡守陳詩以觀民風不越乎日用飲食之質防其情也詩之為用大矣哉雲卿恬澹為心善承先志用能敬持其行和洽一鄉其發而為詩者自有合於風人溫柔敦厚之恉矣後之君子尚其懷舊俗而瞿然以興與

西谿詩敘

西谿詩一卷明鹽城王先生信纂舊有唐襄文敘稱先生為人忠義勃發尤善譚兵有馬文淵馬革裹尸之志襄文視師江淮嘗過其廬詢東南海口諸險要狀先生繪圖以進區處規畫皆中機宜而深以弗究厥用為惜予案南昌府志載王信淮安人嘉靖中為進賢縣主薄官蹟及年月皆不詳以襄文敘攷之先生罷官東歸當在嘉靖三十七年志列于二十一年蔡棠之前誤也先生曾孫百度字介石明季官劉河遊擊將軍與海賊顧榮戰遇伏死之其弟揆一冒白刃入重圍負尸出後榮降繇軍門戲下戴鶡冠出入

意揚揚自得揆一與偕上謁潛袖鐵椎擊殺滎上官嘉焉命代兄職辭不就一門忠義光燿前人矣先生之詩沉雄伉爽有河朔俠烈風其閔時嫉俗之懷常寓諸篇什襄文許其必傳欲梓行而未果先生裔孫廷標憲其久而散失也亟謀剞劂並以介石遺詩坿焉而乞予一言以爲敘予受而讀之喟然曰人才之顯晦洵關乎世運哉當明肅皇帝時島夷不靖瀕海驛騷蔓延幾數千里胡梅林開府浙江性喜賓客一時東南賢士大夫若茅順甫徐文長沈嘉則王仲房輩皆羅致賓館奇謀祕計翊贊良多暇輒張筵賦詩酬贈優渥然未嘗一登剡牘辟置幕僚即賢如襄文者既知先生

之才深喜其可與共事且李石麓宗方城諸公方布列朝端力可共相推挽迺亦弗克汲引李復俾得稍見諸設施豈不以分宜攬權慈谿怙勢貪饕無猒罔利營私倜儻非常之才固宜伏匿而不出耶皋乎末造流寇蹂躪中原列城長吏望風遠遯介石奮迹偏裨巡徼海澨獨提一旅之卒搘翦鯨鯢壯志未酬遂以身徇其弟卒能出奇殺賊雪憤復仇千載而下凜凜有生氣焉而褒卹未紀于司勳姓氏弗彰于史策紀綱隳壞國事尚可爲乎獨幸三百年來洊經兵燹零編斷簡猶僅存于塵封蟲蝕之餘蓋忠義之氣自有不可泯沒者而廷標克念厥祖彙葺家集以永其傳其志亦足

尚也是為敘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朔

何悔庵同年士祁村居讀書圖敘

山陰何侯悔庵予同年生也道光丙午夏侯以郡丞來攝昭文縣事縣故從常熟析置壤地相錯賦重民婾黠吏復上下其手鄉吆嗛焉羣不逞扇之遂洶洶不靖城東數十邨落弗獲安居者半載矣侯至則論吏罪如律而立捦奸民數人寘諸法均賦稅興教化威德竝立民周大和聽政之暇出眎舊繪邨居讀書圖屬予一言予方讀禮禫廬未有以應也越明年六月侯將去乃復於侯曰黄棃洲有言讀書難藏書尤難予謂藏書固難藏而能讀讀而能施諸實用則更難侯裒書十餘萬卷手自校讐編輯震无咎齋書目

決擇精當居官恒攜書自隨所莅皆劇邑鉤稽聽斷日不暇給侯
晝坐堂皇治官事夜即爇燭讀書三見跋乃罷故其為治嚴而不
苛寬而有體蓋服官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廢書也又奚戀戀於郡
㞐為侯愀然曰鏡湖之西是為峽山先人之敝廬在焉身嘗讀書
其中四時光景懷不能忘圖以識之睠先澤思遂初也予歎曰有
是哉吾嘗讀曾子固學舍南軒諸記歷敘其少長出處與其好慕
之心蓋將返求夫脩身理人之道而遂其志以有待也其所學愈
博其所任愈重豈真以困心勞形而有樂於伏閑隱隩哉抑侯之
感當更有深焉者辛丑壬寅之際蠻煙障海椰帆蔽江東南數千
里之民重足荷擔而立侯方隨元戎莫府下句章飛符轉饟馳傳
過鄉關遙望白雲蓬蓬出宛委禹穴閒度亦不遑啟處矣今者干
戈韜閣閭井晏然侯與吾徒方且考論道德之指歸稱說詩書以
虞樂非仰賴
聖天子懷柔有道何以臻茲夫除莠以安良綏內以靖外宣
上德而達下情俾民氣復而人心固邊陲謐而扞城堅此良有司
職也蟋蟀之首章曰職思其居次章曰職思其外其三章曰職
思其憂蓋思其居吾職也思其外且思其憂乃可盡吾所居之職
而使人各安厥居也此豈齷齪之俗吏與夫佔畢之陋儒所能及

者乎既以復於侯遂書之卷末以效澗阿之告云

朱指山補竹思親圖敘

洞庭朱君指山性至孝嘗為其母石太君種竹於堂下太君歿朱君時時走竹所號慟泪灑竹竹枯朱君即補植之于是太君之歿且十餘年矣朱君思慕不衰命工繪圖而屬予敘其事予方居吾母張太淑人之喪晨眡未竟輒泣然以悲既除服迺為之敘曰人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如是焉而已其或采杞行吟苞桒興嘅作歌来諗時寫其纏緜眷戀之思然其思亦有時而釋也若乃蓼莪銜恤風樹增哀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

矣人子之思慕乃從此無窮期矣心絕志悲不得已而假於物以致其思是故踐乎奧阼則思吾親之居處焉行於庭戶則思吾親之笑語焉陳其尊俎則思吾親之歆飫焉矧吾親所愛護而翫撫者乎此朱君作圖之恉也抑吾聞之言思可道行思可樂臨民之則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事上之職也今夫竹之為物也勁節外挺矢劉直也洞心中虛志撝抑也柯葉不改增美質也浮筠紛萼表盡飾也采之為箭笴武備以飭也削之為簡書學業以殖也以是致思可以成君子之德矣記有之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朱君勉乎哉顯親揚名勤思厚植毋徒沾沾焉思慈愛忘勞同於小孝之用力哉嗚呼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因朱君而一抒予悲焉願以質世之為人子者道

光二十八年歲在著雍涒灘畢陬月既望

松竹齋

衛雨莊孝廉制義敘

鈞渚在邑治西南四十里右倚宛山左瞰嘉陵蕩奥如曠如其地多讀書好古之士先友范東村丈之居在焉丈之文亦奥如曠如不懈而及於古者也予每上冢至横塘隔湖遥望廬舍鱗次高木蒼然欲往游焉而未果壬寅夏奉母避兵斯土寓衛氏之誦芬堂始與鄉之人相習衛子小莊尤昕夕過從無間今年春小莊奉其尊甫雨莊先生遺稿一帙屬加審定且曰吾先人工為制舉之文至老不勌顧隨手散去玆所存僅課徒之作非其至者願得一言弁諸簡端庶垂不朽予固辭不獲乃受而讀之其文樸實説理不

苟為炳炳烺烺者而黝然之光盎然之味令人自得於楮墨之外讀其文可想見其為人也夫文以理為主理不醇而徒彫繢其辭淩厲其氣亦足爭一時之遇而以先之繩尺求之猶枘鑿然無他詭于正也今先生之文理既醇矣而辭與氣又足以輔之雖未知於范大之文何如然而詭于正者尠矣予方裒集先大夫詩古文辭及制義稿鋟版以傳深喜小莊之有同志也爰為擇其尤者若干篇僭綴評語而序以歸之道光戊申十一月既望

王蘊齋先生七十壽敘

道光十一年春分巡南汝光道蘊齋王先生秩滿入覲事竣將行於是公年七十矣吾邑之宦游京師者相與餞公於城南花之寺稱觴壽公而屬余為之敘余謂以文為壽非古也惟公生平立言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甚鉅余備員右史職當執簡而書之

國家歲漕粟於東南數百萬賦皆惟正之供前代浮糧疊次寛減又定為官收官兌俾小民毋魚肉於運丁其立法固已盡善頒行之既久則法亦不能無弊不盡去其弊而徒欲更法以調停之則

法日壞弊日滋而民力且重困今
天子御極之初飭紀整綱百廢具舉其時節鎮重臣慮漕弊之不
可驟除乃以權宜之說進公方為御史抗疏力言其不可指陳利
弊反復數千言而其大恉歸於厚民生持大體
天子慨然動容
敕下中外大臣悉心核議言雖未能盡行而更法之議遂中紲當
是時公之直聲聞天下海內人士識與不識皆嘖嘖頌公之賢下
至閭閻小夫爭錄疏藁傳頌而贊歎之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
非耶高允有言吾有陰德濟救民命壽應享百年公之言其所濟

者衆矣然則其壽亦烏可量哉吾邑先達中官臺諫有聲者康熙
時則有蔣莘田先生雍乾之際則有陶晚聞先生而次山王先生
尤著歷八十餘年而公繼之洵足為吾邑之光已公之孝友忠信
和樂坦易里中父老能言之其巡淮西也盜賊屏跡其攝臬事也
刑獄不煩中州之人能述之吾故不具論論其立言之大者如此
古者鄉飲酒之禮工歌鹿鳴之三笙奏南陔之三歌魚麗則笙由
庚歌南有嘉魚則笙崇邱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蓋古之君子類
皆馳驅王事不遑啓處其鄉之人苟得以暇時相從式燕則尤致
其歡欣鼓舞之情而其所以頌之者一則曰德音不已再則曰德

音是茂蓋必如是而後眉壽可卜黃耇可期也公年躋杖國而德容充睟精神彊固
天子方駸駸嚮用畀以旬宣節鉞之寄他日嘉謨之入告者必益多而其利濟於斯民者必益大豈獨鄉之人交相慶幸已哉竊附於小雅之頌德音者以祝公期頤之壽云爾

周又谿先生七十壽敘

自古人臣利澤及人最深而享年最永者莫如周之召公王充論衡稱召公壽百有八十歲其說不見於經然徵之於詩其事良可信甘棠之詩美召公也首章曰茇次章曰稅三章曰憩其爲述行之時愈暫而曰勿伐曰勿敗曰勿拜其不忍毀傷之意愈益深蓋古昔聖賢皆以天下爲己任居是位則思澤其民其精神恒貫乎數百世而遙故其民謳思歌舞之亦數百年而未艾得衆動天美意延年仁者必壽豈盡言哉夫甘棠非召公所手植也汝墳江漢之閒亦非召公所專轄也而其民尚思慕之不衰若此則夫手開

衣食之源利澤徧於數百里其行仁而得壽有不如呂公者乎吾
邑周又谿先生初筮仕宰甘肅之高臺其地近玉門土瘠而民窶
裋褐不完有終其身弗知布帛之暖者婦不習女紅夫出無以餬
口不一二年輒佗適先生憫焉謀所以厚民生者念土魯番產木
綿甚夥商販捆載入關者必經是邑爰捐廉市綿製紡車千餘具
召鄉之老婦入官廨給食予錢令妻孥教之紡藝既成分授以綿
及紡具俾各歸教於其鄉紡就之綫官平其直募匠織之益製布
機勸民學織積布既多乃招商貿之以售於鄰邑民皆踴躍奮興
朞年之閒戶鮮號寒歌無行露上官器之調任臯蘭寔為甘肅省

會首邑庶務繁劇先生為政之暇教民紡織一如在高臺時又稔
知其土宜綿勸民之蓺水菸者易而蓺綿利日益溥上官頒其法
於他邑倣行之皆有效此其利澤豈淺鮮哉甞怪世之為能吏者
知有催科而已知有聽訟而已其有潔己奉公稍自拔於流俗者
即詡詡焉自以為盡職及問以興利除弊輒曰是非吾力之所及
也或又曰昔之人胡不先我而行之殆非其土之所宜也不知李
冰治蜀郡鑿江溉田韋丹治豫章易茅以瓦至今民受其賜由此
言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亦存乎其人耳誠得如先生者數千百
人分治天下州縣亦何利之不可興何害之不可除哉先生氣度

沖遠睟乎其容遇事立斷無留滯回疆不靖從事戎行糗粻芻茭轉輸無闕殆又仁者之勇歟兩子皆為邑宰著循聲長君鶴儕知浙江西安縣值歲祲積粟拯飢活人無算洵能紹其家聲者今年冬先生七十初度吾邑人士製錦郵祝而屬余為文以侑之余惟先生之仁政已深洽於民心里鄰之稱揚無以逾彼都人士之謳吟頌禱也無已請為誦南山有臺之詩其詩三章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四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其五章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若先生者可以為民之父母矣

龐子方七十壽序

吾邑自明嘉靖甲辰瞿文懿公以禮部試第一人殿試一甲第二人成進士為時名臣閱二百七十四年至嘉慶丁丑而予同年生龐君星齋始舉會試第一又三十年道光丁未星齋之兄子賓生以禮部試第二人　廷試一甲第三人及第科第之盛鄉鄰榮焉龐氏在前明時以孝弟力田世其家有賓虞翁者治詩精毛氏學與瞿文懿嚴文靖諸公友稱虞山十傑厥後守其家法皆闇然自修不為炫耀之行而賓生之尊人　子方先生邃於經術為國子學錄中年即謝去以厚德矜式里閭宜其積之久而發之盛若此

也今年春先生年七十寶生服官於朝不能歸上壽以予知先生深請為文敘之當嘉慶道光間先生與予以試事集京師一時里中賢傑若周子鶴儕吳子偉卿邵子鞠泉及先生之弟星齋共為道義交以學行相切劘文讌無虛日酒酣耳熱輒抵掌論議上下古今慨然各道其志先生方覃思經義邈焉若弗聞與之語或瞠目視默不發一言同人皆笑之已而諸子或官郎曹或仕州縣稍稍自見其才矣而皆未竟其設施三十年來零落殆盡獨先生以經學教授生徒從遊者日眾口講指畫神明若少壯時豈非仁者之壽必本於靜乎昔高密鄭君隱脩經業杜門不出邦人化之黃巾相約不敢入縣竟然其戒子益恩書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其志若無意於世者今先生頤養邱園隱然負東南師儒之望方且勖其子以立身揚名其志趣視鄭君何如也寶生為翰林不數年超遷學士兼攝司成介然守特立不阿之操天子知其才擢為光祿卿仍權祭酒事於是先生窮經致用之心將托其子以大顯於世矣禮七十養於學虞夏殷周之養國老必於大學者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詩有之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毛氏訓引為長翼為敬鄭君謂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義相通也寶生勉乎哉長守敬

愼翼贊

聖明使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修乎軍旅致治平而成福祿以斯壽其親不亦大歟書此以賀先生當忻然而笑也咸豐六年丙辰二月朔

譚母章太君八十壽敘

予與譚子謌廷為道義交譚子母章太君以苦節著聞前學使延津申公書扁曰馨烈彤書旌其門閭于是太君年八十矣康强善飯如六十許人譚子將以明年春正月為太君開九袠稱慶于堂里人士皆賦詩為太君壽而乞予為文以敘之予不敢辭往者譚子嘗語予曰先人樂亭府君為廉吏嘗鬻產以償官逋家遂落逮府君捐館所居屋亦轉入佗氏吾母攜子女儳數椽棲止仰十指以為活某之長也吾母每勖以讀書知大義某之不見棄于當世君子者吾母之教也又曰某性偃蹇不能隨俗骫骳以是不諧于

時吾母恒以為戒某輒蹙然起自責謹誌之不敢忘又曰方吾母之茹苦撫孤也庶母胡挈所生二子別賃屋以居既而二子皆不育吾母迎庶母同居待之和愛有加蓋二十年如一日也譚子之自述如此予于是歎太君之賢為不可及也嘗論婦人之行莫重于貞節而以苦節著者天必報之以眉壽猶之喬松古柏經冰霜之慘烈衆卉彫落而轉益蔥翠必然之理非僥得之數也當太君守志之初門戶凋零黃口孱弱其度一歲常艱于它人之數歲則其晚年固宜倍啚安樂壽考以償昔日之苦吾知太君之壽方未有艾矣譚子懷才不遇久客于外今歸而杜門養親予亦以老母在堂乞養歸田里版輿之樂予兩人皆遂其願則夫和循陔之章登堂鞠䐡為太君進一觴者固莫如予宜也是為敘道光十有九年十二月

例封孺人衛母陳太孺人七袠壽序

恭祝

懿夫誦奚斯之詩壽母歌其燕喜橅姜姑之鼎晉室傳其麋斷聿當設帨之辰宜有侑觴之頌然而刻儆坤理袚飾履綦鋪綴秘儀摛張洪笮觫觝之語每易貢諛鞶帨之辭尤多失實轉不足以標女師之芬蕊揚母德之柔嘉用敢芟薙卮言庶克導揚梱緻惟

衛母陳太孺人江左名家太邱嬌女居鄰琴瀆德
紀聚星秀毓蓉湖才能咏雪刺繡奪流黃之錦
巧擅針神簪花逾飛白之書譽高櫛士四德夙
嫻于姆教三星正賦于風詩聿誦宜家來嬪君
子年甫十九歸於
孝廉雨莊先生雖夕韋竝雞晨鳴珮男錢時備朋
酒先儲調和江蘺滄鳧職諳中饋𧯿頓海圖紫
鳳勤育將雛內外俱無間言進止皆有法度芬
溢巵匜之側譽流娟娟之間
孝廉君以文節之苗裔居海㝠之水鄉屋角點螺
看苑山之秀色闌邊射鴨愛釣渚之晴猗雖家
本素封而業當中落庭懸犢鼻知南阮之安貧
藁東半腰類東方之獻策樹色溪光而外大有
清風詩瓢畫卷之餘別無長物而
太孺人敬恭匪懈清白相規鳴機兮焰字之螢淪
茗伴鑽書之蠹遂乃鹿革肆雅歡洽銀笙蟾桂

攀香名題惹傍雕龍學富略抒夫子之清才挽
鹿心劭藉答少君之苦志既而
孝廉君遇纘春官趣耽秋士遽捨求名之計遂為
偕隱之謀吟詩而老屋打頭采菊則遠山當面
紙閣蘆簾之側清宜江上之高人繩床經卷之
間淡對閨中之良友桐君之錄一卷漫叟之銘
兩篇鴻案同披鷗波互賞釵荊裙布從隱君子
以閑居硯雨杯烓占農丈人以紀候清可知也

清何如之尤可敬者延五窮于上坐
孝廉因甘守清貧慎一介之貞操
孺人亦雅稱同志所以利趨若鶩衆方謀粱稻之
肥迹遠於鷗彼獨耐菰蘆之冷嚮使閨閣有啼
飢之婦室人騰交讁之聲亦安能全漁隱之幽
懷絕貪泉之妄念而乃評来春月助玉局之風
流斷到朝炊作香閨之韻事拔金釵以沽酒詩
和典琴對鷹草而留賓人来説餅未有袋微之

色積嫗寒素之風此則歡開居士之顏不礙薪
添榥葉脩到詩人之婦奚辭瘦似梅花非獨內
職之克嫺亦見雅懷之足尚者矣洎乎匳鏡中
分梱書代勗雖劉樊之偕老始願終乖而鍾郝
之垂型風儀益懋令嗣小莊大兄秉孝砥行
遺榮積勤以樸學為家脩娛春暉于晚景蕃
侍養不為科舉之文章考槃嘗羨自樂田園之
晨夕蘭羞熊絜蔗境方甜翊復子舍謀詒孫枝

青擢交占再宗連誕石麟嘉謚重闈爭粘蠟鳳
視膳則婦隨夫唱綦履衿纓令儀則男唯女俞
瑤環琀珥所謂栽培敦厚則竺數蓝敷闔澤
深醇則孳蒔茁者歟昔者序紀寅賓籌添爽
算寫威神於吉洗拱繡緯述神嫡大樹銀星橋广
之金龜之彩瑤池蓬島年年青鳥之書酒斟延
壽之觴樂奏長生之曲蘭械抃慶梓里欽
儀幸瞻寶婺之光得捡靈妃之籍一言恭介八

寰初開所願綰俾長縣菩提廣蔭春滿大千界

内介眉斟北斗之漿求月圓第一四時拜手晉南

山之脅謹序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議大夫大理寺少卿 上書房行走加一級

姻世侍生翁心存頓首拜撰并書

松竹齋